

“文学进军” 擂台
征文 第十季

「画」在柜子上的腊八节

马海霞

“小孩小孩你别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，腊八粥喝几天，哩哩啦啦二十三，二十三糖瓜粘，二十四扫房子，二十五做豆腐，二十六煮煮肉，二十七杀年鸡，二十八把面发，二十九蒸馒头，三十晚上玩一宿，大年初一扭一扭……”正如这首童谣，我小时候，最盼望过年，掰着指头数呀，盼呀，等盼到了腊月，盼到了腊八，年便有了盼头。

腊八节这天，我们家年的序幕也缓缓拉开，爸妈会在这天开始制定“忙年”计划：哪天赶集买菜，哪天赶集割肉，年前准备啥年菜，春节来了客人，用啥菜来招待；还有家里大人小孩的衣服、鞋子，给我买的头花；糖块、瓜子啥的也一一列出。

爸妈一项一项计划，我和两个哥哥便在床头柜上用粉笔做记录，大哥负责写字，二哥负责画，画上鱼、肉，画上肉丸子、炸肉、藕夹，还画上瓜子、糖块，再画上我的新衣服和头花……

我则在柜子最上面画竖杠，从腊八这天到春节，有几天便画上几道杠，过一天擦掉一道，防止自己记错了日子，数错了天数。

我们家腊八节这天，床头柜被我们仨兄妹用粉笔画得五颜六色，我爸爸笑我们，是提前将春节画到了柜子上。

记得有一年，爷爷住院，我们家的积蓄都花没了。这一年，我们家一个冬天都没吃过一次肉，到了腊八节这天，也没钱买来熬腊八粥，我妈用玉米面熬了一锅粥，在里面放了白菜叶、胡萝卜和白萝卜，假装“丰盛”。



一个人最幸福的事大概就是活在自己的热爱里。

点开朋友圈，经常能看到李姐发的打卡跑步记录或者是参加各地赛跑的精彩瞬间。照片上的李姐神采奕奕、容光焕发，还清晰地记得有次她发的一句话：“因为热爱所以执着。”瞬间令我动容，为她点赞。

四十多岁的李姐在小城里开着一家饭店，因好友邀约常去那里吃饭，我慢慢地便和她熟悉了。她人亲切而随和，不忙的时候会和我们聊聊天。听她说，饭店里的菜蔬都是她每天一大早亲自去购买，平日基本上都是她当主厨。“我看你每天五点多就去跑步，还要去买菜，不觉得累吗？”有次我问道。“不觉得啊，跑一跑感觉全身都舒服了，再说跑步是我比较热爱的运动，对我来说奔跑的过程就是一种享受。跑着跑着也把生活里的烦恼都跑掉了。”李姐笑呵呵地说道。说起跑步，李姐瞬间打开了话匣子。

她跟我们说，开饭店是为了生活，而跑步是热爱。自从几年前和几个好友邀约着一起跑步，她就深深地爱上了这项运动，几乎天天去跑，偶尔遇到下雨天无法出去总感觉浑身不舒服。平日里她会不辞辛苦辗转各地参加跑步比赛，有几次还获得了不错的成绩，这给了她极大的鼓舞。每次比赛后，她都会给自己设定新的目标，争取不断突破。“能奔走在自



奔赴在自己的热爱里

谢琼梅

我爸开玩笑说：“这粥营养丰富，色泽鲜艳，猛一看像一碗肉粥，胡萝卜像瘦肉，白萝卜像肥肉，喝一口，看一眼柜子上画的炸酥肉，真能喝出肉味来呢。”

我端起碗来喝了一口，没喝出肉味来，我爸说：“你想象力不够，再看，再喝。”我一碗粥都喝见底儿了，也没喝出肉味来。两个哥哥笑我傻，愣是把喝粥的样子画到了柜子上，还特意给我画了个巨大的碗，放在炸酥肉的下面，还夸张地画上一滴一滴的哈喇子从我嘴角流到了碗里。

我看到了气得跳脚，我爸安慰我说：“画到柜子上的，我一定都满足，到年底，我给你做碗肉粥，不让你两个哥哥喝。”

我爸没食言，年三十那天果真给我做了一碗肉粥，只让两个哥哥每人尝了一小口，剩下的一大碗我都独自喝了。喝完了肉粥，我才将柜子上流哈喇子的“我”擦掉了，我怕早擦了，我爸忘了和我的一“粥”之约。

腊八节这天在柜子上“画”年，画了很多次，后来生活条件好了，平日也和过年一样，便不在柜子上画年了。但腊八节这天，也会格外重视，这种重视不再是吃食上的，而是腊八一到，春节将至，年底工作更加忙碌，心情也跟着紧张起来，感叹时间如白驹过隙，生命匆匆。也学着小时候，腊八这天，在心里的“柜子”上画上幸福和对未来的期盼，相信一切美好将伴随着年的脚步如期而至。这或许才是爸妈当年要在腊八节这天，商量如何过年的意义所在吧。

己的热爱里对我来说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。”有一次李姐满脸陶醉地说。看着李姐幸福的神情，让我想起无意间看到的一个视频：一个卖烧烤的女子在炸串摊前伴着音乐旁若无人地跳起了蒙古舞，自然而奔放，脸上带着自信而从容的笑容。不得不令人感叹，热爱真的可以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与众不同。

有了热爱，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动力。即使向目标挺进的过程很枯燥、反馈很弱，达成周期十分漫长，你也会调动起周身的勇气、耐心和能量，积极克服，努力奔赴。因为这件事对你而言是有满足感的，你愿意为它付出百分百的热血，去换一个“一切值得”的结果。

对于我来说，阅读与写作已经成为我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平日里虽然忙于工作、照顾孩子，但总会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进行阅读。可以边做家务，边听一些优美的文章，或者在等公交车的时候浏览一天最新的新闻资讯，抑或睡前的半小时读一读名家的散文，对我来说都是最惬意的时光。时常会因别人的某句话或者某个片段而突发写作的灵感，总会忍不住把它变成文字。此时，心里会有说不出的甜蜜和开心。让我感觉平淡的生活突然多了一抹亮丽的色彩。

是的，其实人生并不需要什么惊天动地的事。哪怕仅仅一件心中热爱着的小事，都足以让我们抵御万难，变成自己生活的主角。希望每个有所爱的人都能坚守自己的初心，不抛弃不放弃，一直奔赴在自己的热爱里。

纸上光阴

李彦涓

家里的老柜子里，至今还保存着几幅泛黄的木炭画。那是父亲年轻时的作品，黑白分明的线条勾勒出一张张生动的面容，眉眼间神韵毕现。每当我翻看这些画作，都仿佛能看到父亲年轻时的光影。

那是在小镇的西街，他独自支着一个简单的画架，用一支木炭条，画下了无数过客的容颜。父亲没上过美术学院，也没拜过名师。年轻时在街头看过一个艺人画木炭画，就被这门艺术深深吸引。凭着与生俱来的天分，他很快掌握了这门技艺。那个年代，照相机还是稀罕物，能把一个人的模样画得惟妙惟肖的画师，自然备受欢迎。

西街是游客的聚集地。游客坐在他的画架前，他就全神贯注地观察对方的五官特征，然后用木炭条精心描绘。几个小时，一张栩栩如生的肖像画就完成了。有一次，一位外国记者被父亲的画技吸引，用相机记录下了他作画的过程。后来，父亲发现自己的照片登上了一份外国报纸，有外国人带着这张报纸来寻他。那个专注作画的身影，那对在纸上游走的手，让异国的读者看到了中国街头艺术家的风采。

那时候，一张画能卖五元钱。在物价还不算高的年代，这是我的一罐奶粉钱，我的生活，就是父亲这样一笔一画挣来的。现在想来，那些画作承载的不只是父亲的艺术，更是一个年代的记忆，和一个家庭的温情。

后来，照相机普及了，街头写生的画师越来越少。父亲转而投身国画创作，再也不画肖像了。每次翻看那些旧作，我都会感到一丝惋惜。那些画中的面孔，有着怎样的故事？那些远道而来的游客，现在又在世界的哪个角落？父亲的画作，或许还挂在他们的某个角落，成为他们对中国的一段珍贵回忆。

不论是早年的木炭画，还是后来的国画创作，父亲始终保持着一份执着的匠心。他的画室里总是安静，只有画笔和墨碟轻轻触碰的声响。在那里，时光似乎过得特别慢，让他能够专注地捕捉每一个细节，雕琢每一处笔触。几十年来，他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地作画，将对艺术的追求，化作养家的责任。

时光飞逝，如今的西街，依然能看到画肖像的艺术家。他们手持铅笔，用现代素描技法勾勒游客的面容，画技娴熟，效果自然。但那种用木炭条在纸上反复推敲、耐心打磨的传统技艺，那种能将一张平凡的面孔画出照片般细腻效果的功夫，却是少见。那个靠着一支木炭条、一张画纸就能安身立命的年代，已经渐行渐远。但在我心中，那个在街头专注作画的身影，永远定格成了最动人的画面——那是一个时代的记忆，和一位父亲的责任与坚守。